



大雅叢刊

辛亥革命史論

張玉法 著

／ 三民書局印行

大雅叢刊

辛亥革命史論

張
玉
法
著／三民書局
印
行

辛亥革命史論／張玉法著．--初版．--
臺北市：三民，民82
面；公分．--（大雅叢刊）
ISBN 957-14-1945-1（精裝）
ISBN 957-14-1946-X（平裝）

1. 辛亥革命(1911-1912)

628.1

81006553

◎ 辛亥革命史論

著者 張玉法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九九九八一五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

編號 S 62027

基本定價 拾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ISBN 957-14-1946-X（平裝）

自序

最近五十年，學者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意無意地投下許多心力。對中國大陸地區的學者而言，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有資產階級革命而後有無產階級革命，故需對此第一階段的革命加以研究。對臺灣地區的學者而言，辛亥革命創建了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也是中國現代史的起點，研究中國現代史，了解中華民國的由來，自然從研究辛亥革命史開始。對外國學者而言，被中共逐出中國大陸的中國國民黨，其前身是辛亥革命的主導者，而辛亥革命又被大陸學者指為不徹底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性質與內涵如何，必然引起廣泛的關注。在這種情形下，關於辛亥革命的專書、論文、和史料的大量出版，以及學術會議的不斷舉行，一直是史學界的盛事。

個人在此學術熱潮中，自一九五四年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即以辛亥革命為主要研究範圍，先後完成《清季的立憲團體》、《清季的革命團體》和《民國初年的政黨》三本專書。在三書撰寫的過程中及其以後，陸續發表有關辛亥革命的論文約三十篇，除改寫成專書者外，尚有獨立發表價值之論文二十餘篇，本書選編十八篇，題名「辛亥革命史論」，以方便讀者閱讀。

十八篇論文，彼此連貫，可以窺知辛亥革命的梗概。如能進一步閱讀前述三書，當不難對辛亥革命的性質和意義獲得更深入的了解。十八篇論文分為六篇，第一篇「總論」，選載論文兩篇，一篇是總結

學者對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論述辛亥革命的性質與意義；一篇是評介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藉以了解大陸學者研究辛亥革命的基本觀點。第二篇「革命領袖」，選載論文三篇，一篇探討孫中山在夏威夷，一篇探討孫中山的歐美經驗，一篇探討黃興與孫中山的關係。第三篇「革命理論」，選載論文三篇，分別論述興中會、同盟會時期的革命理論與宣傳，以及革命與立憲的論戰。第四篇「革命參與」，選載論文四篇，一篇有關立憲派，一篇有關光復會，一篇有關會黨，一篇有關外國人；革命參與尚有其他勢力，請參考《清季的革命團體》一書。第五篇「革命目標」，選載論文三篇，一篇有關民主主義，一篇有關自由主義，一篇有關社會主義，第三篇之「革命理論」論文三篇，可與此三篇論文相參證。第六篇「二次革命」，選載論文三篇，分別論述辛亥革命時期的南北問題、二次革命的根源，以及二次革命的經過。二次革命實為辛亥革命的餘波，故美國學者研究辛亥革命，如瑪麗·萊特（Mary C. Wright）、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等，均以一九一三年為辛亥革命的終點。

十八篇論文中，八篇為會議論文，六篇為期刊論文，四篇已收入他人主編之專書。〈辛亥革命的性質與意義〉，原為會議論文，用英文撰寫，茲譯成中文。書籍編印期間，承韓靜蘭小姐協助，特致謝意。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

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辛亥革命史論

目 次

自 序	i
第一篇 總 論	1
一、辛亥革命的性質與意義	3
二、大陸學者對辛亥革命的看法	25
第二篇 革命領袖	49
一、孫中山在夏威夷	51
二、孫中山的歐美經驗對中國革命的影響	75
三、黃興與孫中山之關係	99
第三篇 革命參與	149
一、學者對清季立憲運動的評估	151
二、光復會與辛亥革命	191
三、會黨與辛亥革命	223
四、外人與辛亥革命	239
第四篇 革命理論	275
一、興中會時期的理論與宣傳	277

二、同盟會時期的理論與宣傳	315
三、革命與立憲的論戰	353
第五篇 革命目標	389
一、辛亥革命與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	391
二、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自由主義運動	409
三、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黨	431
第六篇 二次革命	471
一、辛亥革命時期的南北問題	473
二、二次革命的根源	509
三、二次革命：國民黨與袁世凱的軍事對抗	529
跋	619

第一篇

總論

一、辛亥革命的性質與意義

一、前 言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迄今已八十一年。在此八十一年中，世界各國的學者、評論家、政壇中人，爲了不同的學術見解或目的，對辛亥革命不斷加以讚揚或批判。關於辛亥革命的許多論題被提出，特別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以後。

在一個政治掛帥的時代，對於辛亥革命的許多觀點，很難辨別出何者是爲了政治的目的、何者是學術見解。不過，世界各地的史學家，對辛亥革命似乎有了他們的看法。本文是以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辛亥革命，雖然無法將各種學術見解均包羅在本文之內。

二、是朝代循環還是革命？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歷史學者大都認爲辛亥革命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轉捩點。但隨著中共革命成功並於一九四九年在大陸建立政權，有的史學家開始宣稱：辛亥革命不是成功的革命，甚至說，辛亥革命根本不能叫做革命^①。譬如日本學者市古宙三認爲，辛亥革命只

① Ta-ling Lee,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05~1912*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V.

是後朝推翻前朝。他的理由有二：其一，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只有反滿的民族主義受到學界、秘密社會、和新軍官兵的歡迎。其二，民國建立前後，沒有發生重大的經濟和社會變動。市古說：「假如我的假設是正確的，那麼，辛亥革命只是推翻滿清的朝代革命。」市古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受到幾位日本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市古忽視了在辛亥革命中反帝的重要性，同時也低估了資產階級的角色^②。

市古的觀點來自他早年對辛亥革命的研究。一九六五年，在美國新罕什州（New Hampshire）的樸斯茅斯（Portsmouth）所舉行的學術討論會上，他再度提出他的看法。會議的主持人美國學者瑪麗·萊特（Mary C. Wright）不同意市古的看法。萊特認為，不能將二十世紀一〇年代中國所發生的革命視為朝代循環，因為許多跡象顯示，當時都有重要的改變^③。另一位參與會議的美國學者瑪麗·倫欽（Mary Backus Rankin）也不同意市古的看法，雖然倫欽認為發生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間的事情看來不像革命，但民國建立後一連串的改变，已使儒家的傳統秩序無法恢復。倫欽認為，辛亥革命使中國開始追求新的價值和新的典章制度。因此，辛亥革命是一連串變遷的開始，最後的結果是革命的^④。

日後繼續有著作反駁市古的觀點。譬如一九七五年美國學者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在他的《中國的共和革命》（*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一書中認為，辛亥革命儘管有許多傳統的

② Chūzō Ichiko,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09, 313.

③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Introduction, p. 58.

④ Mary Backus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reface.

特色，絕對不是朝代循環，因為中華民國不是換了裝的清朝。路康樂肯定辛亥革命是一個革命，雖然辛亥革命建立的民國風雨飄搖。路康樂更認為，辛亥革命不只是一個革命，而且是兩個革命：一個革命是發生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政治革命，將滿清的制度推翻。另一個革命是發生在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三年的文化革命，將儒家的價值體系摧毀。在路康樂看來，這兩種革命都有永遠性的成就，因為袁世凱想恢復君主體制和儒家文化皆失敗^⑤。

辛亥革命當然是一個革命。它完成了光復會「光復中國之政權」的目標，也完成了共進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人權」的目標。上述的革命目標也是同盟會的革命目標；在同盟會的革命目標中，只有「平均地權」沒有實現。除此之外，在革命過程中還有其他新事物的出現^⑥：

- (1)組織政黨以推動革命；
- (2)士、農、工、商各階層皆參加了革命；
- (3)作為革命領導階層的新知識份子欲以他們的新知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 (4)婦女和僑胞都參加了革命；
- (5)革命促使了新聞事業興盛。

辛亥革命雖然沒有完成「平均地權」的目標，由於它在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其他方面的革命都有成就，當然可以被稱為革命。

⑤ Edward J. 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77.

⑥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一九七一），頁七一一～七一三。

三、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全民革命？

中國大陸史學家認為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他們強調資產階級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譬如，吳玉章說：

爲什麼這個時期孫中山先生所鼓吹的民主革命會得到很多人同情呢？這是因爲有了新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是當時一個新興的階級。它的出現大約是在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到了二十世紀初，可以說已經初步形成爲一個階級了^⑦。

爲了證明他的說法，吳玉章徵引的證據是78%的興中會會員爲華僑，而華僑會員中百分之四十八屬於資產階級^⑧。吳玉章進一步指出，同盟會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也是爲資產階級而訂的^⑨。大陸的史學家，大都同意吳氏的意見，章開沅和林增平在他們論述辛亥革命的著作中認為，辛亥革命是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人士主導的，他們並謂，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九〇年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即開始發展^⑩。

受中國大陸史學的影響，有些日本歷史學家也認為辛亥革命爲資產階級的革命。譬如菊晴貴池說，辛亥革命是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人

⑦ 吳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一九六一），頁六。

⑧ 同上，頁九。

⑨ 同上，頁一一。

⑩ 章開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北京，一九八〇），頁一、一二。

士領導，而且是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進行^①。

此類意見，如果不是由少數孤立的史料推演而來，便是受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美國學者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在研究中所獲得的印象是：辛亥革命未能紓解民困，只是建立一個新政權，而在此新政權中，士紳和官僚爲了保衛其階級利益，更爲密切地結合在一起^②。

不過，許多史學家都不贊同這種以歷史唯物史觀來看辛亥革命，因爲孫中山認爲他的革命是爲了全國全民，而不是爲了資產階級。在市古宙三看來，假如辛亥革命被視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得當時有資產階級的興起才行。但他反問：晚清的中國有資產階級嗎？是爲資產階級的利益才革命的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任何資產階級的傾向嗎？有多少資產階級的人投入三民主義的革命呢^③？法國學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曾經特別寫過題爲「資產階級的角色」的論文。她認爲資產階級應指包括企業家、商人、金融家和從事工業製造的一些人，不是一般所謂的「中產階級」，因爲中產階級除前述商、工、金融、企業等方面的人士外，尚包括知識份子、地主以及自由職業者。白吉爾在此一定義下檢討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她說：假如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辛亥革命爆發時的中國資產階級，那就是「脆弱」。在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新興的資產階級人數很少，而且彼此之間也沒有共識。依照白吉爾的意見，儘管各省都有資產階級

① 菊晴貴池，《現代中國革命の起源》（東京，一九七〇），頁二三六。

②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252.

③ Chüzō Ichiko,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pp. 309~311.

的人參加革命，但他們很少是革命的發動人。革命的領袖大多為軍官（如武昌）、秘密社會的人（如長沙），或在軍中的同盟會員（如廣州），沒有商人。在一九一二年春天，商人首次想走入政治，但無論在中央的層面還是地方的層面，都歸失敗。在這種情形下，商人對共和政治趨於冷漠。其後二次革命爆發，商人幾乎都不支持。白吉爾堅信，辛亥革命為資產階級提供了首次的參政機會，但因資產階級的勢力還沒有形成，所以他們在革命中只是配角¹⁴。瑪麗·萊特贊同白吉爾的意見。雖然萊特認為在二十世紀初年商人的地位日漸重要，她仍堅持辛亥革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當時資產階級的角色雖然重要，但卻是輔助性的¹⁵。

事實上，革命的目標，有如同盟會誓詞中所宣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沒有一個目標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美國學者高慕軻（Michael Gasster）明白的指出，革命的內涵是民族主義、共和主義和社會主義。有些人像嚴復、梁啟超和孫中山，他們發現了「民族國家」的觀念，他們發現「民族國家」的時間，剛好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盛，而又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時候，他們當時就認定滿清政府無力保衛中國，也無力改善自己。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生是因為反滿主義融入了反帝主義，是因為反滿主義因融入現代國家與主權觀念而痛恨滿清不能對抗帝國主義並輕視滿洲人落後，是因為這種強烈的仇恨與對立情緒形成了武裝革命。關於共和主義，革命黨人在這方面也有很好的發揮，並認為代議政治可以在中國實現。

¹⁴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pp. 230~231, 237, 265, 291~295.

¹⁵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Introduction, pp. 41~42.

在他們腦海中所形成的民主、被治者同意、政治參與、法治等觀念，不僅沒有階級性，而且放之四海而皆準¹⁶。但高慕軻的著作，對革命黨人所宣揚的社會主義沒有深入的討論。史家實不應該對這一方面加以忽視。中國大陸史學家夏東元說：

清末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關於土地問題的思想特點，一個是，他們以全民利益的代表自居，為農民講話，號召農民起來革命；另一個是，他們企圖通過解決土地問題建立「平等」的「社會主義」，防止第二次革命¹⁷。

其他的中國大陸史學家，像章開沅和林增平，甚至相信孫中山關於土地問題的思想是受日本社會主義者宮崎民藏的影響¹⁸。宮崎對美國人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學說有興趣，在一八九五年組織了「土地問題研究會」。孫中山也受英國社會主義者大衛(Michael David)的影響，他曾經組織「全國土地同盟」(National Land League)。同時孫中山也受到俄國社會革命家沃爾霍夫斯基(Felix Volkhovsky)的影響，他當時流寓倫敦。上述三位社會主義者都與孫中山有不同程度的接觸。大陸史學家所以強調這些，似乎想將孫中山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先行者。果然如此，孫中山的革命是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而不是為了資產階級。

尤有進者，參加辛亥革命的人來自社會各階層，不管是從革命團

¹⁶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p. 231~233.

¹⁷ 夏東元，〈論清末革命黨人關於土地問題的思想〉，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一九六二），頁三二〇。

¹⁸ 章開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頁一〇〇～一〇一。

體的成員來分析，還是從各地區參加革命的人來分析，都是如此。孫中山生在貧農之家¹⁹，他所組織的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人數最多時不過五百人，他們大都是貧苦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²⁰，在武昌革命爆發前，孫中山的最後一次革命在廣州發動，在死亡的八十六人中，二十六個知識份子，十三個農民，十七個工人，六個小商人，十四個軍人，四個其他行業的人，六個不詳²¹。商人在此次革命中的角色似乎很小。富有的商人，像張人傑和李紀堂，確對孫中山有許多幫助，但並不是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

區域性的研究也顯示，革命黨人來自社會各階層。研究廣東地區的路康樂指出，在武昌革命爆發後贊同廣東獨立的廣東諮議局，其中商人很少，大都是士紳²²。研究上海、浙江、安徽地區的瑪麗·倫欽認爲，辛亥革命主要是學界的運動。秘密社會中人、商人、華僑等雖然都參加了辛亥革命，但主要的動力來自學界²³。研究兩湖地區的周錫瑞，曾分析一九〇六年萍醴瀏之役的成員，他認爲領導階層爲軍人、商人和工人，而一般羣眾主要爲礦工和陶工²⁴。波多野善大曾寫過一篇討論湖北新軍的文章，他特別強調普通士兵在武昌革命中的重要性。據他的簡要描述：士兵起事後，把武漢的滿人政權推翻，他們得到權力後，才交給一個有名的軍官和受立憲派控制的諮議局，因此

¹⁹ 同上，頁七四。

²⁰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p. 45.

²¹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一九七一），頁三五五。

²² Edward J. 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uangtung, 1895~1913*, p. 160.

²³ Mary Backus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27.

²⁴ Joseph W. Esc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p. 61.